



74
6270
8



74
6270
8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去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羣書治要

卷第二十三

一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觀下舊有闕字刪之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日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醕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今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逼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為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舊無順帝二字補之

种嵩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安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圃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

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鬪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待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實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
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
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
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
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防坐徙邊卽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
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
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

舊無有
字補之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憫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
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愀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勲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邕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誓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

春書治要 卷之二十三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
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
嬈貴重天下生則資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
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
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琰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
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
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
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辯爲賢能以脩己安民爲
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
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
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
者離毀刑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

氣未洽、災肯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
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
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
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
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
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
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希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
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
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
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
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
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
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
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旣拔
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
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卽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大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鉞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命作終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賣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瘿陶王。弼遷河東太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
 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
 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
 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
 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即日考
 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
 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舊無為
 太尉三
 字補之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為太尉時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
 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
 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
 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
 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
 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
 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闔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寶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慙慙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舊無以蕃至書

事九字補之

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阮

論僭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
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
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
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
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
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
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臣恐二
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
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凌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范作范
凌作陵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旣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為立祠
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上脫帶吏傳三字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
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官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
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
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
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儉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旣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旣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怒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儆、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儆、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百至各千二十字補之

與誅之。儆、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儆、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宰駁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愴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

駮作較

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
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
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
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滌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
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
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
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
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
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
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舊無有何至曹

節十四字補之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無六百二字補之

卷之二十四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之，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旣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襦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時作皆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舊無收
掠死獄
中五字
補之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驩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二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舊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破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騰
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
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
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旣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
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
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
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
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自羌叛十餘年間
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
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
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鬩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載作戒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
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
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
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
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
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眾字補之

視作祀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容作麗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

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
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
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
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
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櫛存不忌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忌作忌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
饗之

以下舊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姿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悼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權越歌又於列殿之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眾愚太子舍人
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肉上舊
有骨字
刪之

呂作舊
下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

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

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

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璣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

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

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年天下為一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舊作魏書諫曰改之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糶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

霸城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

忠直雖自及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

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

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良雷震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喪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此傳當
 在夏侯
 尚之下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羊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傳

舊無傳
字加之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二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替無明
字補之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閣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
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
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

或別傳曰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
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
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
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

師作帥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耀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
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琰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
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為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

舊無琰
薦至變
時四十
三字補
之

卷之二十五 十五

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

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
 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
 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
 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
 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
 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
 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
 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
 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破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造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豻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
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
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
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
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
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
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日

修作猶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織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傳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率作率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
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
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
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
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
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後從行獵槎桎拔矢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
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
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舊無督
字補之

河東作
東平

秦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減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為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舊無以
涼至邽
令九字
補之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